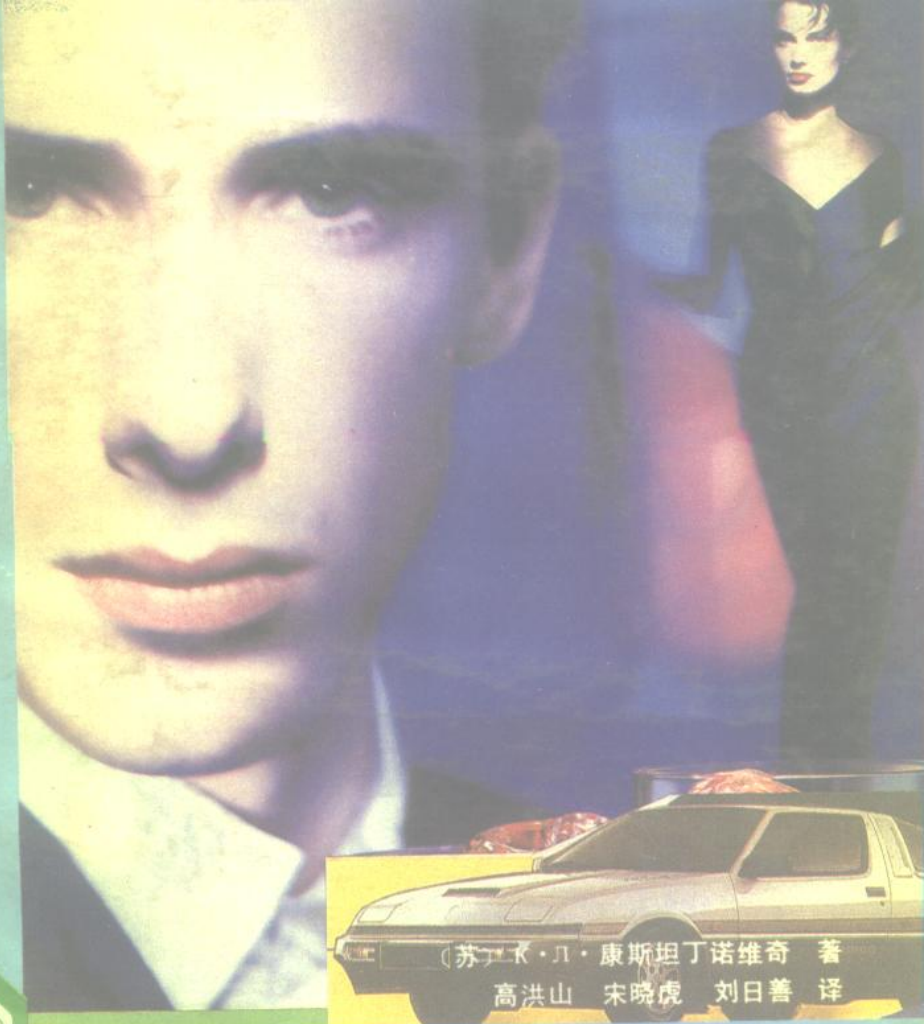




(苏) К. Л. 康斯坦丁诺维奇 著
高洪山 宋晓虎 刘日善 译

追捕黑天使

军事译文出版社

追捕黑天使

〔苏〕K·И·康斯坦丁诺维奇 著

高洪山 宋晓虎 刘日善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四月

DQ59/0.4

追捕黑天使

〔苏〕K·Л·康斯坦丁诺维奇 著
高洪山 宋晓虎 刘日善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1.313 字数: 26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80027-121-8/I·62

定价: 4.50元

译 者 的 话

我们荣幸地将这部扣人心弦的作品译荐给广大读者。

小说《追捕黑天使》，原名《最后一次飞行》主要描写苏联克格勃侦察员追捕二次大战漏网战犯的经过。

年轻的阿列克赛大学毕业后选中了侦察员这一职业。他一踏上事业的征途就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追捕漏网战犯黑天使。战争年代，阿列克赛的家族在德国法西斯分子和叛徒们的屠刀下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他对这些刽子手怀有深仇大恨。为了复仇，为了正义，他发誓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都要搜捕到隐匿的战犯，完成先辈的遗愿。阿列克赛查阅了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询访了战争的幸存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蛛丝马迹中查到了黑天使的踪迹。在老一辈侦察员的指导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终于将黑天使缉拿归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搜捕战犯工作极为重视，进行了严密的组织和具体部署，从许多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克格勃的一些工作情况。如：工作对象和程序，内部的规章制度，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以及侦察人员言行规范等等。

小说还通过对法西斯分子屠杀和凌辱无辜人民的细节描写，无情地揭露了二次大战期间法西斯和叛徒们的滔天罪行，呼唤人们在和平时代不能忘记战争历史悲剧！

饶有趣味的是，小说中贯穿了几对情侣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以及现代生活中浪漫的爱情故事。一位德国姑娘抢救和护

理受伤的苏联军官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尤为引人入胜。他们那热情洋溢的话语，情意绵绵的书信，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但其中却生动地体现了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和各种复杂的矛盾所在。

本书的作者К·Л·康斯坦丁诺维奇系苏联知名度很高的现代作家，他以创作侦探小说为主发表了多篇作品。其中有《剑击》、《殊死搏斗》等等。《追捕黑天使》是他的近作。他的不少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有的还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他曾获得苏联国家奖和内务部奖金。

该书可供安全、公安、情报、军事等部门参考，也可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

1989年3月于北京

主 要 人 物

格里戈里·彼特洛维奇·图尔沙托夫——州克格勃局长。据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权威出版资料记载：“图尔沙托夫出生于1921年，乌克兰人，从1942年起为苏共党员，少将军衔。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建筑工程学院和苏联克格勃高级学校。1940年始在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工作。参加过卫国战争。1941年6月—1945年6月在军队服役……”，多次荣立战功。

尼基塔·弗拉基米洛维奇·乌斯季扬——苏国家安全局少校，从事对在卫国战争期间背叛苏联的罪犯的侦察工作。六十余岁，曾荣获卫国战争一级勋章、红星勋章和多枚奖章。

阿列克赛·切尔卡斯（阿廖沙、阿列申卡均为其爱称）——国家安全中尉，25岁。中学毕业后在部队服役，后毕业于大学法律系。精通法语和德语，具有坚韧不拔、顽强奋斗的精神，严守纪律。乌斯季扬少校誉他为自己奋斗一生的侦察事业的继承人。

赫拉·西涅奥卡娅（爱称为赫洛奇卡）——塔夫里伊斯克市市政机构主任的秘书，25岁。她认为自己是完全成熟和有自制力的姑娘，渴望真正的生活，因此常同周围人发生冲突。

耶戈尔·伊万诺维奇·阿达巴什——阿列克赛·切尔卡斯的舅舅，战前为某中学德语教员。战争期间，为游击队员，后又参军，当过侦察员，多次荣获战斗勋章和奖章，曾参加

攻占柏林战斗，于1945年8月牺牲。牺牲时为少校军衔。

甘娜·伊万诺夫娜·切尔卡斯——阿列克赛·切尔卡斯的母亲，耶戈尔·阿达巴什的姐姐。15岁时是游击队的女侦察员，化名为多波切克，立过战功，战后是一名医生，荣获红旗劳动勋章。

老伊尔玛·冯·拉贝——德国党卫军头目，冯·拉贝与埃利扎·勒姆别特的女儿，1945年为17岁。

伊尔玛·冯·拉贝——老伊尔玛·冯·拉贝的女儿，联邦德国公民，25岁，曾在慕尼黑领导一个右派集团。

维利·比曼——原德国武装部队上士。在北顿涅茨战斗中被打断一条腿退役。1946年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1982年去世。

汉斯·卡普勒——慕尼黑的一名大学生，争取和平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憎恨纳粹分子，遵守制度，作风严谨，信守诺言。

奥列格·莫罗兹——阿列克赛·切尔卡斯赴法旅行的同伴，22岁，工程师。

盖耶尔——德军“东方”别动队队长，化名科尔申，漏网战犯。此人的真名实姓，现在何处，乌斯季扬少校、切尔卡斯中尉及其同事们正在调查中。

黑天使（又称死亡天使）——叛徒若拉的化名，德国占领期间大量屠杀和平居民的参与者，科尔申的走卒，其姓和父名不详。游击队法院曾判决他死刑，但未及执行，正在追捕中。

吉纳伊达·科翰——希特勒占领者的同谋，黑天使的妻子，战后成为一个小商人。

坦茨尤拉、捷米登科等——均为德军占领时的苏联警察。

目 录

一、 耶戈尔的遗嘱.....	(1)
二、 巴黎之行.....	(9)
三、 大尉和伊尔玛.....	(29)
四、 侦查——神圣的职责.....	(47)
五、 老上士履行义务.....	(60)
六、 午夜——并非死亡的时刻.....	(80)
七、 圆满的结局.....	(84)
八、 阿达巴什家族遇难.....	(96)
九、 个人与国家的事业	(105)
十、 宁静的时刻	(113)
十一、 慕尼黑来信	(126)
十二、 赫拉的心计	(139)
十三、 求生的欲望	(148)
十四、 忏悔的时刻	(155)
十五、 科尔申的踪迹	(169)
十六、 默默的死亡	(178)
十七、 未成功的处决	(186)
十八、 政委的回忆	(194)
十九、 阿达巴什村的复兴	(202)
二十、 又一个见证人	(214)
廿一、 现代旋律中的田园诗	(225)
廿二、 爱情的力量	(242)

廿三、搜捕	(250)
廿四、黑天使的“战利品”	(271)
廿五、幸存的女侦察员	(284)
廿六、应该进行的会见	(294)
廿七、收获的季节	(311)
廿八、最后一次飞行	(319)
廿九、小伊尔玛的来信	(339)
卅、新的侦查使命	(351)

一、耶戈尔的遗嘱

“阿列申卡^①，将军请您去一趟。”本来图尔沙托夫将军的女秘书热尼娅对新来局里工作的切尔卡斯不该这么称呼的。开始，阿列克赛有点气恼，但最终还是心平气和了，何况阿列克赛来局里工作的头几天热尼娅就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她的解释倒很简单：他很年轻，刚刚从大学毕业，没有经验。

“我这就去，埃热尼。”切尔卡斯用这种外国方式报复性地也是开玩笑地称呼她。

局长办公室在三楼。阿列克赛顺着宽大的楼梯，一步跨两三阶，轻盈地登上了三楼。

“可以进来吗，将军同志？”

“请进吧，中尉同志。”

一张大办公桌旁放着两把沙发椅，乌斯季扬少校坐在沙发椅上。“请坐。”图尔沙托夫用手示意阿列克赛坐到位子上。

图尔沙托夫身着便服，与一般对他这种职业，这么高的职务的人的看法相反，他看上去是个不知疲倦，毫无忧虑的人，他精力充沛，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中尉同志，你工作怎样？”他问道。

“工作很好，将军同志。”阿列克赛起立答道。

译注①：对阿列克赛、切尔卡斯的爱称。

“你可以坐下，”图尔沙托夫说：“你就称我格里戈里·彼特罗维奇吧。”

“是，将军同志……对不起，格里戈里·彼特罗维奇。”
他仍不想坐下，图尔沙托夫再次让他坐到沙发上；

“你请坐，常言道，站客难当。”

“是，将军同志。”阿列克赛不由自主地答道。

图尔沙托夫和乌斯季扬都笑了，而阿列克赛却忐忑不安。他心中闪烁着一个念头，自从决定他来到局里还没有几天，就已经习惯并能力图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他自己也承认，他正是习惯于按军人的方式对待自己的首长：少校同志，将军同志。

“你请求我们见你，有什么事吗，切尔卡斯同志？”将军问道。

阿列克赛知道，图尔沙托夫不喜欢空泛的谈话，他要求同他谈话要尽量言简意赅，然后由他自己作出结论。

“是个人的事？”

要谈的问题实际上是个人问题——阿列克赛这样认为。

“乌斯季扬少校知道你要谈的问题吗？”图尔沙托夫问道：“他在场不会使你不安吧？”

阿列克赛料到他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我曾向尼基塔·弗拉基米洛维奇请教过。正是他建议我向您写报告的。”

“明白了，”图尔沙托夫赞赏地点点头。但他并不鼓励工作人员越过直接领导来找局领导。

“是什么使您忐忑不安呢，中尉同志？”

“你给我多少时间？”切尔卡斯极力镇定下来，大胆地问道。近月来，他对几年来一直感兴趣的那个问题产生了怀疑

和动摇：他是否有权长期研究这一问题而又不耽误自己的职业。他感到，此时此刻，这一问题将得到解决了。昨天，他还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今天他已成为一名中尉军官，州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他认为就在自己来这儿之前，他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如果犯了错误，也不会给别人带来特别的麻烦。而今他必须以这样的观点来评价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否符合国家安全军官的称号，是否符合工作纪律的严格规定和道德标准。

“为解决你的个人问题，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图尔沙托夫回答说。

将军有一套与工作人员谈话的方法，他一向轻言细语，只是在说一句话的最后几个字之前要停顿一下，似乎是给交谈者更好掌握所听内容的涵义所在。

阿列克赛这是第二次来到图尔沙托夫的办公室。他来局里报到时，将军就与他谈过一次话，谈话十分简短，仅进行了15分钟。显然，图尔沙托夫已根据文件和干部评语写好了意见。他仅问道：

“全部考虑好了吗？请你注意，我们的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并非每个人都能胜任的……而且也并非所有的人乐意干。有些青年人认为我们的工作纯粹是冒险，而我们则认为……是在工作。”将军的最后一句说得十分严厉，他似乎想强调冒险与工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似乎互不相干地存在于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

“在我们看来，冒险也是一种有趣的工作，在生活中是难得的机会。”阿列克赛回答说。

“你还是个哲学家……”将军微笑着说，“你能静观一切细微之处，这很好。”

今天他又来到了这个宽敞的办公室。图尔沙托夫建议：

“中尉同志，请你谈谈自己的问题吧！”

“昨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大学时代的一位熟人汉斯·卡普勒的信。”自然切尔卡斯回避了将军所说的问题，“他不知道我现在何处工作。我们初次认识时，我是法律系毕业班第五班学生，作为共青团委员会副书记陪同过来我校访问的联邦德国大学生代表团。”

这话讲得太长，阿列克赛该歇口气了。他担心的是，将军会立即打断他的话，制止他继续说下去，他会说点什么类似这样的话：“你去同乌斯季扬少校一块研究吧！”然而，图尔沙托夫并不感到惊奇，他继续善意地用心倾听。

“这样一来，这封信仅仅是与我个人有关的复杂的、戏剧性经历中的一个情节了。”

“你是否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中尉同志？”图尔沙托夫问道。

“不，将军同志。您会很快觉察到，为什么我提到这件事时十分激动。这一经历我最初是从妈妈那里得知的，她把这一经历作为家史讲给我听。然而这一传奇已有戏剧性的开端，但至今却还没有结尾。

“……1941年秋，我们这个州被德国人占领了。开始时他们东瞧西看，开枪射击，可以说是‘有选择地进行’。后来，别动队开始行动了，成千上万无辜居民死在他们的手中。

“德国占领数月后，党卫军少校盖耶尔来到了这里，接着‘黑天使’也来了，他似乎是从黑暗的地狱里钻出来的。

“1942年，由化名为科尔申的盖耶尔指挥的希特勒讨伐队，把我的亲人和远房亲戚全都杀害了。他们遇难的地点至今不明。据传说，德国讨伐队员把他们赶进了防坦克壕。当

时，我的家族中幸存的仅有两人：我的母亲和她的哥哥耶戈尔·阿达巴什。”阿列克赛解释道，他发现将军微微皱起了眉头，“我母亲出嫁前的姓是阿达巴什。几乎所有我家的亲戚都称她这个姓，亲戚们和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人也都按我们家族的姓称呼：阿达巴什……。耶戈尔舅舅到过柏林，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日子里，他在柏林郊区某地负伤，康复后继续在部队服役，1945年8月，在满洲里牺牲……”

“在满洲里的群山上……，”图尔沙托夫十分忧伤地说，并请阿列克赛解释一下联邦德国寄来的信与多年前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与另一代的人们有什么关系。

阿列克赛力求准确地、毫无保留地叙述了他所查明的一切，他没有放过任何重要细节。他根据自己的记忆，援引了1945年伊尔玛·拉贝写给耶戈尔·阿达巴什的信以及耶戈尔舅舅写给母亲的信。

“最后一叠信中有一封象是遗书。耶戈尔·伊万诺维奇请求妈妈，如她不行的话，请求她的孩子们，一定要找到屠杀阿达巴什家族的刽子手，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他知道，有叛徒、警察参加了讨伐队的行动，这一点他在信中也曾提到。”

“他是从哪里知道的？”将军问道。

“我想，是从妈妈和耶戈尔舅舅呆过的那个游击队知道这个讨伐队及其所犯罪行的。然而战争使耶戈尔舅舅失去了及时追捕这些杀人凶手，使其落入法网的机会。”

阿列克赛讲述了母亲的命运，讲述了“复仇者”游击队袭击过罗夫诺森林后与苏军进攻部队汇合的情景。舅舅很快被送入军校学习，毕业后他重返前线。他一直战斗到战争结束，就这样，他没能再看一眼昔日的阿达巴什一家。

“是啊，战争是不会顾及我们的愿望的。”将军若有所

思地说。将军自己经历了整个战争，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的最后一天。“现在请你较详细地讲讲阿达巴什大尉和伊尔玛·拉贝的通信经过好吗？”

阿列克赛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伊尔玛·拉贝的最后一封信似乎是在张惶失措中写成的。”

“后来，她告诉说，她知道关于阿达巴什家族遇难的某些详细情况。至于她是从何处、如何得知的，那就不清楚了。虽然伊尔玛的信件证明她十分爱我舅舅，但她究竟是什么人，我们也不知道。”

中尉默不作声了，过了好一会，他又补充说：

“舅舅也是爱她的。”

阿列克赛期待看到将军和少校脸上的笑容，然而图尔沙托夫和乌斯季扬一直在严肃地听着他。

阿列克赛最后说：“这一件事是我们家族的传奇，它至今还未完结。几年来，我一直想找到这一传奇的结局，但没有任何进展。时至今日我还是不能断定，我是否有能力干下去。”

阿列克赛默默不语，他们的谈话就这样进行了一个多钟头，将军和少校都是大忙人，他的什么事涉及到某种家庭传奇，他从那里知道图尔沙托夫和乌斯季扬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期，那时他们刚刚走上人生道路……

将军打破了尴尬的寂静，问道：

“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从联邦德国来的信都写了些什么？看来，你要从这封信开始讲讲过去年代的故事了……。”

“信是汉斯·卡普勒写给我的，我已说过，他是随大学生代表团来到我们这里的。”

汉斯原是一个很善交际的小伙子，他与阿列克赛相识不

到几分钟就以“你”相称，相处两天后他们就认为是老朋友了。有一次，他们一起谈起了战争，谈到了至今仍未愈合的创伤，不一会，阿列克赛直率地谈到了阿达巴什一家的不幸遭遇，他谈到杀害自己亲属的罪犯至今仍未找到。汉斯郑重其事地把他说的一切记在他随身携带的那个厚厚的小本子上。他应允：

“我尽量从我们这里了解些什么。可能有某个未被你舅舅打死的党卫队分子在他目前广为发行的回忆录中泄露了这次行动的秘密，或者依据档案文件可以判明讨伐队在你们这里是如何肆虐一时的。”

汉斯在来信中告诉说，他至今尚未发现盖耶尔的任何踪迹。而且，收藏在档案馆的党卫军人员名册中也未列入盖耶尔的名字。

“尼基塔·弗拉基米诺维奇，我们是否了解阿达巴什村有关讨伐队行动的某些情况……如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呢？”将军问乌斯季扬少校。

“了解得很少。”乌斯季扬立即回答说，他对这一问题早有准备，“居民全被杀光，村庄也被烧尽。”

“你也说说你个人的意见吧！”将军对阿列克赛说。

中尉沉默不语。他明白，现在并不需要他的答复。将军喃喃自语，接着说：

“我们的事业有时很困难，不可能确定个人的事业在哪里结束，国家的事业在哪里开始。你不止一次地承认了这一点，中尉同志。”

图尔沙托夫又问道：

“据你的履历表记载，你精通德语，是吗？”

“是，将军同志。”

突然间，将军对阿列克赛改用德语问道：

“请你重复一遍，阿达巴什大尉对你母亲有过什么请求？”

阿列克赛也用德语答道：

“在这以前，他已是少校。他嘱托自己的妹妹，我的母亲以及她的孩子们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刽子手。”

将军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改用俄语说道：

“你的德语讲得很不错。”

阿列克赛和乌斯季扬少校等待着将军作出决定。

“古人云：死者的遗愿不能违背……这是一种习俗，其中包含着正义。完成为国捐躯者的意志和他们的遗愿是我们的神圣义务。死者的最后命令是留给生者的。”

将军站起身，从桌旁走过来。阿列克赛和乌斯季扬也站立起来。图尔沙托夫以不想继续讨论什么问题的口气对阿列克赛说：

“你是我们事业的新秀，中尉同志。乌斯季扬少校显然对你说过，搜寻罪恶累累的战犯，也是捍卫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也有义务搜寻阿达巴什村的刽子手。哪怕他们逃到天边。”最后他坚定有力地说：“去继续完成阿达巴什少校的最后命令吧，中尉同志。”他又轻声的补充说：“我建议你们行动前重新研究叛徒及占领者帮凶们的档案材料。你全都明白了吗，中尉同志？”

“全明白了。”

阿列克赛明白，他如此期待的一次谈话结束了，令人十分完满地结束了。他站起身，正准备告辞，又突然听到将军的声音：

“顺便说说，我已说过，你在出国旅行途中遇到的荒诞事件中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